

毛澤東在重慶



目錄

這就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領袖	愛潑斯坦（一）
訪問毛澤東	福爾曼（七）
毛澤東會見記	斯坦因（一三）
毛澤東先生訪問記	趙超構（一八）
毛澤東先生訪問記	孔照愷（二六）
毛澤東先生到重慶	大公報（二八）
中蘇文協慶祝會上的毛澤東	新華日報（三二）
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	蕭三（三六）
我所知道的毛澤東先生二三事	柳六文（六四）

這就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領袖

1 愛潑斯坦作

紐約下午報編者按——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在重慶和蔣介石將軍談判，企圖防止中國內戰的威脅，作者愛潑斯坦曾在去年代表紐約時報和時代雜誌參加外國記者團到過延安，如今把他對於這位中國解放區人民領袖的印象寫出來。

我說，毛澤東是我們這世紀的偉大人物之一。我並不覺得這話說錯，凡是見過他的人，包括政治立場上完全反對他的人，在內，都有同樣的印象。

毛的性格內混雜着深沉的嚴肅性和俚俗的幽默，忍耐和決斷，思想和行動，自信和謙遜。他和記者相處的方法是獨特的。他從不給你一次半小時或一小時的訪問。他要就

是乾脆不見你，要就是抽出半天工夫。他答覆問題非常詳盡，刺激你和他辯論，然後再加解釋，直至他確實知道你不但明白他的論點，而且明白他引以為立論根據的事實和見解為止。

『深思熟慮』

這人的主要特徵是深思熟慮。他的聲音和風度是沉靜的。有一個事實比一大堆言辭更其有力。在一九二四——二七年，當中共其他的人正在辯論抽象的理論和作出錯誤，而且這些錯誤使國民黨把他們的運動浸在血泊里的時候，毛化了很多工夫，很有耐性地調查華中農村情況，並且在農民的直接痛苦之上組織農民。

他自己是農家子弟，他永遠不忘記中國人民之中有百分之八十是住在城市以外的人。今天他在農民和兵士身上所化的時間，依然比化在較高級的人身上的時間多。他的柔和然而尖刻的譏諷之中，有很大部分是對付『我們的書獃，他們知道羅馬，希臘，德國，法國和俄國的歷史，社會問題以及文化，但對於五里以外發生着的事情一無所知，也不知道怎麼辦。』

在他的領導之下，黨裏知識上驕慢的知識份子們被他派到鄉村裏去『向人民學習』，而土生土長、從鬪爭中成長的、能幹、然而常常是不識字的領袖們，則被派到延安，以獲得一般的教育和政治理論。

『兩條戰線的鬥爭』

在中國革命最初大失敗的時候，他一方面反對願意放下武器的人們，另一方面反對主張在中國主要城市中心進行拚死的暴動。代替這兩個辦法，他把運動的中心移到了遙遠的鄉村中。

在著名的『長征』的時候，紅軍中有些精疲力竭的部隊打算在富足的四川省安居下來，不再前行。另有一些人打算衝向蘇聯的邊境，以求至少能在一個側翼上有一個友區，以便整頓自己的部隊。但是毛辯論說，中國人民要打日本，誰要是不把自己的臉面面對民族敵人，人民就會拋棄誰。

在總司令朱德的支助之下，他把紅色部隊領到極其貧困的陝北，再進入山西，而在那邊，他們被夾在一個似乎絕望的包圍袋中，被夾在國民黨和日本人之間。

可是正因爲他們移動着對抗日本，同時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對付國民黨軍隊的攻擊，蔣所派去打擊他們的部隊自己反叛了，反而把蔣扣了起來。其時，當毛可以隨意處置他的舊敵的時候，他却堅持說必須把蔣釋放，因爲他相信蔣的經驗已經使蔣明白內戰是不可能的，並且認爲釋放了蔣，國共合作反抗侵略者的基礎，就能夠奠定。

同樣的對於原則性的堅持，規定了毛對於國民黨封鎖的反應。一九三九年後國民黨的封鎖，使共產黨人有完全餓死的危險。八路軍當時是能夠以武力衝破封鎖的，但是毛反對這樣做，因爲這樣就會使中國內部發生全面衝突，這是日本人久已求之不得的事。相反地，他在共產黨領導的區域內主持了一次經濟資源的充分調查，並且使每一個人都爲發展資源而工作。政府官員和防軍從事墾荒、紡紗、織布，把他們的技術知識湊在一起，從烏有之中建立工業。他們教農民組織在合作社之中，以節省勞力，增加生產力，獲取抗戰的人力，而不必擾亂後方的經濟。

到一九四四年，他得到報酬了。我和其他外國記者在那年訪問共產黨領導的地區，發現那邊的老百姓和兵士比中國任何其他地方都吃得好，穿得好。

先見之明

在預測中國會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毛一直永遠是準確的。在一九三五年，他預言了未來的中日戰爭的過程和戰略發展，而他的關於游擊戰術的著作，曾經激發了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卡爾生和英國的溫格特將軍等人。

今年四月間，他說如果中國在戰爭中沒有組成聯合政府，而中國的盟國並不堅持要和雙方作軍事合作，這樣來使任何一方投外國援助之機，以拒却和另一方成立協議的話，那麼，勝利之後可能馬上發生內戰。

在今天和蔣的談判中，他的立場也不是什麼新的。早在上述四月間的演講中，他曾說：

「在抗戰勝利之後，應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上召集國民大會，以成立包括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人士代表的民主的聯合政府。中國將來有了民主的選舉制度之後，不論共產黨是國民大會中的多數黨或是少數黨，政府都應該是在一個共同承認的新民主主義的綱領之下從事工作的聯合政府。」

『什麼時候中國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與聯合統帥部出現了，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將立即交給它。但是一切國民黨的軍隊也必須同時交給它。』

（以沛自九月二日紐約下午報）

訪問毛澤東

福爾曼

出人意料地毛澤東在延安絕不是不可靠近的神靈。更不是一切智慧與指揮的唯一泉源。他底話也不是出口就變成法律。的確毛澤東底理想與提示在樹立政策上有很大的影響，可是毛澤東底理想與建議只不過是中共領導者委員會的討論的基礎及最後的準繩而已。這些中共領導者總不是只管蓋圖章的應聲蟲，所以毛澤東所要出版的東西第一是經

過一番精密的考慮，然後再經過黨員的研究纔能出版。是以任何出版物的最終形式都是共產黨委員們的綜合表現，總不是毛澤東個人底意見。

他派汽車來接我。這輛車是半噸重的救護車，在車廂上寫着「野戰病院」四個大字，在這四個字上頭畫着一個大紅十字，在四個字下頭漆着紐約「中國洗衣店同盟贈」八個字。

毛澤東在一個小院子的門口接我，院子正面一連串有六個普通的洞。他就與他底家

恩及親密的助手住在這裏。有時他成年輕的妻子——藍蘋與他住在一起。藍蘋以前是上海有名的電影演員，是一位非常富於智力的女性，她自一九三三年起就是共產黨員，一九三三年她放棄了影界生活來刊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工作。在魯迅藝術學院，毛澤東對於戲劇的興趣促使他們結合在一起。他們很快地便在一九三九年春結婚了。他們兩人穿得都很樸素。她穿一套睡衣式的服裝，在腰上結一條帶子。他穿一件手織的粗布衣。我被迎至一間客廳裏。這間客廳是六個洞中的一個，有簡單的磚地，刷白粉的牆以及結實而粗糙的家具。晚上，在洞裏的唯一光亮便是黏在茶几上的一支蠟燭。主人拿出淡茶菓子，及土產的糖菓和香煙。毛澤東連續不斷地吸着他底延安烟捲。在整個會見時間中，他底小孩子們跑進跑出玩個不休。他們時常站下向我凝視一下，然後便拿一塊糖菓又跑出去。毛澤東對他們一點也不加注意。

毛澤東身材很高，肩很寬，大概有五十多歲，但是卻好像還不到四十歲。他底眉稍長着濃厚的眉毛，他那副長着兩道非常高起的眉毛的臉由於兩隻驚人的富於表情的眼睛呈現得非常活潑。他很愛笑，他輕輕地講着話，在好奇方面卻有點孩子氣。他底癖性是他以有皺紋的肺吸煙時在噴煙之間很緊張地吸氣。

他說：『在最初，我們不要爭論蘇聯底社會的與政治的共產主義。我們應先考察一下我們現在究竟在作些什麼；其次與林肯在南北戰爭時所作的比較一下。在中國今天還有幾百萬被封建制度束縛着的奴隸。中國人民百分之八十是農民，他們都分散地在一塊小小的土地上。這些零碎的土地又大部分屬於無法無天的大地主底手裏。百分之八十的佃戶須繳納土地生產品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給地主。這的確是名符其實的農奴制度。』他舉吳滿有為例說：『在過去吳滿有必須繳納上述的剝削式的地租，以致他自己剩下來的東西不足以養活他底全家。現在中國有幾百萬像吳滿有這樣被壓迫的農民，他們的妻子活活餓死，他們必須賣掉或溺死他們的子女，然後他們自己便變成乞丐或土匪。因為他們窮苦到這步田地，所以他們底妻子便迫不得已操賣淫生涯。因為缺乏充分的食糧，所以中國農民很容易就染上疾病。就是在今天的邊區嬰兒死亡率仍佔百分之五十。』爲了解放這些貧苦的農民，並且以農業革命改善他們底生活，我們並不想像蘇聯那樣地把土地從地主手裏奪過來，然後再重新分配給人民。我承認在過去我們實在曾那樣作過，但是，依照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與國民黨的妥協我們放棄了這種辦法，而另採取一個緩和的政策。這個緩和的政策，就是勸說地主們將地租減到合理的程度，

同時我們對他們保證減過租的租金由佃戶依規按期繳納。關於這一點在經濟意義上我們是與蘇聯不同的。（註）在政治方面我們也與蘇聯不同，我們絕不要求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在事實上我們鼓勵自由競爭及個人企業，並且在相互同意的原則下我們將允許並歡迎外國在我們底統治區內向商業及工業方面投資。我們所能作得到我們都要作，但是有很多事我們不能作。我們歡迎外國人及外國資本來中國作這些事。中國是落後的國家，所以我們非常需要外國的投資。

『關於政府，一如你所知道的，我們是相信民主，並且腳踏實地在實行民主。我們以「三三制」來限制如今天國民黨所作的一黨專政的可能性。在這一點我們也與蘇聯底制度迥然不同。在我們的民主政府裏包括地主、商人、資本家以及資產階級和農民工人。在蘇聯今天已不存在地主、商人及資產階級。』

（註）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政策。與蘇聯的基本不同點首先在一者是新民主主義的（它的原則包括下面說的「鼓勵自由競爭及個人企業」），一者是社會主義的。這裏福爾曼說得不明白。——編者。

我問他過：既然你們不實行共產主義，那麼爲甚麼你們都自稱爲共產黨呢？那麼你們爲甚麼不把黨的名稱改換一下？將『共產黨』改爲『民主黨』『新民主黨』或與此類似的名稱呢？他搖搖頭說：『別人怎樣稱呼我們，對於我們底意識是無關痛癢的。假使我們突然地改換了黨底名稱，那麼在中國國內或國外的某些人民便將因變舊名來責備我們，說我們在企圖掩蔽事實。不，我們不能而且也不需要更改名稱。重要的是內容與實踐而不是稱號。』

關於同一問題，周恩來告訴我說：『我們底終極理想，是共產主義社會集產主義。我總不相信在遠遠未來的中國不能實現共產主義。可是中國的發展不能與蘇聯走同樣的路線。在中國有許多特殊的階段，例如在個人生產的基礎上我們不採取直接的或激烈的集產主義，而採取合作及變工等方法。其次，從私有原則出發，我們希望將交通機關，銀行以及戰時工業等大企業歸爲國有。第三，我們將從減租減息進步到耕者有其田的階段。最終我們將土地也歸爲國有。第四，在社會各階層的公平選舉的原則上，我們將促使多數的勞動階級獲得選舉權。這種選舉便是使少數不能支配多數。這就是實現於「三三制」裏的精神。第五，在平等的條件下，我們將爲國際和平及國際合作而奮鬥。這裏

點就根據了我們所說的新民主主義。這五點也與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所宣佈的革命三民主義符合。』

（節譯自福爾曼著 Report from Red China 一九四五年美國出版）

毛澤東會見記

斯坦因

在中國西北一個小城——延安，幾個塗刷白粉的窯洞的一間古樸『住宅』中，住着一個人，他，我相信，是今日世界上最偉大，最受愛戴的政治領袖之一。

一百萬黨員，以一種國民黨黨員之間對於蔣介石將軍我所從未見過的無比熱情，以及對於任何中國人都少有的紀律，遵從着毛先生的理論教導與實際政策。這主要是自動做的，因為黨員們每天都看到毛澤東如何尋求並利用他們的意見，以制定政策。

其餘在共產黨管理下的經大多數人民也隨從着他，因為他們明白，他自己和他的黨的基本原則，是從一切愛國人民的羣衆觀點出發，來計畫並實行一切政策，這是他在同非黨人民的日益增進着的民主合作中所發展了的制度之實質。

然而，毛澤東並不是黨的獨裁者。使二十來個實際指導黨的卓越共產黨的承認他爲領袖的，只是他偉大的經驗和真正的人望而已。

毛澤東，一個自幼的革命者和黨的創立者，過去是一個教師，現在仍然還是。這就是他實行領導的情形，這就是他所以從刻板的事務中解脫出來，所以常有時間同各方面的領導者們，同人民，同純樸的農民以及同任何向他尋意見或關切的人們談話的原因。

但是當我在幾次長談中會見他的時候，他所告訴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還是一個小學生，羣衆的小學生，如果我們要爭取到勝利與和平，羣衆的意見與經驗一定要作爲我們政策的基礎。因爲人民能教給我們許許多多事情。我們的任務就是聽從他們，學習並了解他們的經驗、願望、批評，確定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的總和，再作爲政策交還給他們。』

我見到毛澤東，苛刻地，粗率地問道：『你以甚麼權利在這裡指導政府和軍隊？』

『靠人民的信任，靠當前在我們新民主主義的各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萬人民的信任。』（註）

『在我們的敵後抗日根據地，有八千六百萬人民。靠着我們的幫助，並靠着大部分

（註）按解放區人口總數在本書付印時已達一萬萬五千萬。——編者

由他們自己補充的軍隊，他們從日本侵略者手裏，解放了中國國民黨所失掉的地方。解放區的政府是自由而平等地選舉出來的，我們共產黨在一切參議會中，限定至多只能有三分之一的席位。

「至於其餘的，不到兩百萬的人民，是在所謂邊區，圍繞着延安的後方根據地的行政機關領導之下的。我們到此地，是內戰的結果，由一九二七年的聯合革命陣線分裂而發生的內戰，以同樣的革命權利產生了現在的國民黨政府，也產生了我們從前的蘇維埃政府。」

「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時，我們自動地退讓，但我們卻決未放棄過在邊區和在我們所解放的區域內，自由選舉地方政府的權利——那是在國家權力下的地方政府。我們也決未放棄過在國民政府最高統帥下，領導我們自己所建立起來的軍隊的權利。」

「最後，我們也決未放棄過在真正的民主中，共產黨要同國民黨有平等政治地位的權利。我們正在爭取真正的民主。」

在我同毛澤東談話的三十小時當中，我開始瞭解，就所有我所訪問過的幾百個共產黨人，包括地主、商人、以及從前的國民黨人員而言，毛澤東先生所享有的信任與愛戴